



候時的戰作本

譯者序

年來國內關於對日抗戰問題，大抵有兩種相反的見解：一種是認為日本沒有能力支持一個長期的大戰，它的國力的脆弱和國內各階級的對立，在一個大戰中必然澈底暴露出來，使它從內部崩潰；因而結論是：我們應該立即發動全面的對日戰爭，早日獲取最後的勝利。另一種見解是肯定日本戰鬥力未必十分強大，但認為我國自身根本沒有戰鬥力可言；因而結論是：目前應以全副精神充實我國的國力，在到達相當程度以前，談不到抗戰。這兩種不同見解的鬥爭，不僅是思想上的，而且是滿洲事變後，我國各種實際政治運動中不斷激盪着的兩個對立的巨潮。

自然，綏遠戰事與西安事變以後的國內政治發展，顯然表明這兩大巨潮已有總匯起來的趨勢。但是這種總匯的趨勢，毫無疑義，更加重了我們每一個國民的課題，就是說：

對於對方逐日增進的戰鬥力，更需要切實而且正確地認識了。

現代戰爭的特質，因為生產技術的猛進和經濟關係的演變，已發生劇烈的變化。對於一個國家戰鬥能力的研究和估計，遠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眼光所能勝任的了。軍隊和軍械、軍火，誠然還佔極主要的地位，但已經不是唯一的決定要素了。全國軍需工業的生產與組織狀態，一般工業和農業的有機構成，交通工具的活動和配布狀態，人的資源與物的資源，財政金融以及現金儲備的狀態，社會階級的分合對立形勢，思想文化的動員可能性……這些都變成斷定一個國家戰鬥力的必要因素了。同時這些因素還不是絕對的，因為就內部言，每個因素的構成狀態，只有在一定的比重之下纔可以發揮最大的效能；就外部言，所有各種因素之間的關聯，也隨一個國家的具體的地理、政治、國際環境之不同，而有輕重疏密的差別。

後進的日本資本主義，是受着歷史上若干戰爭的冒險——中日戰爭、日俄戰爭、世界大戰、滿洲事件——的促進，而展開它的孕育、生長，以至成熟、腐蝕的全部過程的。「九

「一八」以後日本統治階級最急進的營壘，更進一步，有意識地把日本資本主義全盤機構，放在新的戰爭準備基礎上，加以推動。他們的口號是「準戰時體制的完成。」因此之故，我們如果要把握日本戰鬥能力的增進及其現有的弱點，非就整個日本資本主義的構成中加以窺測不可；同時反過來也可以說，要想認識日本資本主義的構成形勢，必須着眼於它怎樣充實戰鬥力和彌補戰爭準備上的種種弱點。

本書的作者約罕和塔甯兩氏，是蘇聯研究日本問題有數的權威。他們以一生精力，用唯物辯證法，衝入日本資本主義問題的核心，從事檢討和剖析的艱苦工作。他們在一九三四年曾合作過一部鉅著，名為日本的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可以說是這種研究範疇中最嚴正精邃的一座金字塔。滿洲事變後日本無止境的擴軍及其在日本整個國民經濟上所起的變化，又激起他們寫作本書的動機。

如作者在「緒論」中所說，本書是假定日本在與蘇聯發生戰爭的場合，它將發生什麼樣的變動，並且估計到這戰爭擴大和延長下去時，日本戰鬥力能否支持。自從一九

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防共協定締結後，我們可以相信他們這種「假定」比較以前更爲合理，更切實際。同時日本反俄戰爭的準備，因爲是它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一部分，所以與它的對華政策有絕對不可分的關係：從明治維新初期的「征韓論」到一九〇四——一九〇五的日俄戰爭，不待言，已證明日本最初就是犧牲中國的利益來達到對俄的目標；日俄戰爭後，日本對滿洲的侵略，對西伯利亞的出兵，「援助」外蒙反對蘇聯，進佔滿洲、熱河、長城戰爭，察北綏東的進擾，在日本主觀上都是以對蘇聯爲其最終目標，但客觀上却無一不是割據中國領土、蹂躪中國主權。因此，檢討日本反蘇戰爭的準備，正可以提供我們最寶貴的參考。

本書除了若干未經作者註明的資料，我們相信是他們單獨蒐集者外，大部分是依據日本公開的出版物，如年報、公報、雜誌、報紙、私人著作等，此外還有外國研究日本問題的著述。所有數字大抵是截至一九三五年，還有幾個地方引據了一九三六年的數字，所以它到今天爲止，可以說是世界上研究日本這一方面問題的最新的著作。

不過，我之所以在百忙中將這書譯出，與其說是珍惜它引用的資料，毋寧說是重視它檢討這一問題和處理那些資料的方法。那些資料可以因時間的荏苒而減少其價值，但那種檢討問題和處理資料的方法，則有不磨的貢獻。從作者所採用的方法，我們可以知道研究一個國家——特別是日本這個國家——的全體戰鬥能力的優點和弱點，應該把握哪些部門，應該怎樣注意這些部門的關聯性，應該如何估計它的支持戰爭的能力；還有，應該怎樣利用公開的資料，如何整理官方所允許發表的數字。這正是不願繼續作日本大陸政策犧牲品的我國國民所迫切需要，而又是很少有人把握住的方法。

假使因為這個譯本的問世，而提高了國人對於本問題研究的興趣，並且給與研究問題的人們一個正確有力的武器，那就是我的極大收穫了。

劉尊棋

一九三七，五，九，於東京。

作者序

日本在一個大的戰爭中能支持多久——一年呢，兩年呢，還是三年？

日本若受大戰的震動，到幾時就耗盡了它的一切經濟力量呢？

什麼時候，日本廣大的民衆因為不堪再受戰爭的犧牲而起來以革命手段報復他們統治階級的冒險政策呢？

誰要想在這本書中尋求對於上述各項問題的預斷，他一定會失望的。

因為什麼呢？理由很簡單：作這樣的預斷是等於拿主觀的希望來代替科學的分析。這決不是作者們的目的。作者深知道：第一，縱使對於戰爭中間起作用的純經濟的要素加以精確的估計，都是很困難的事。第二，況且在戰爭進行之中，經濟要素所起的作用會發生實質的變化。據說當凡爾登戰爭進行之際，法國礦工的生產力，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還有，無論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不能確切斷定飢餓的人究竟能把自己的腰帶

勒緊到什麼限度。至於主觀成分在這樣關係中所發生的作用，就是組織人民抵抗力的各種要素，和現存政權崩解的程度，那是比較容易知道的。說到最後的分析，決定一個國家軍事力量之可能的限度，主要還是社會階級的使命。

但是，能夠加以分析，至少概括分析的，還是有的，這就是在戰爭中間主要的經濟要素運行的趨勢。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的世界大戰的經驗，對日本經濟的研究，現代作戰技術狀態的分析，這三者就可以作為這種工作出發點的可靠資料。

這種工作是不是必要呢？我們以為是必要的。

為什麼是必要呢？因為日本是在公開地積極地進行着大戰的準備。不過，日本人對於這樣一種大戰爭是沒有經驗的，多數日本人並不能清晰明瞭戰爭的意義以及戰爭所會引起的犧牲。甚至歐洲人也不能清晰地想像出一個大的戰爭會給日本怎樣的影響。

日本帝國主義最急進的一翼所懷抱的計劃，可以從日本的半官方報紙，關東軍參

謀部的機關報哈爾濱新聞最近一篇論文中判斷出來

「對俄政策，必須建立在『亞洲爲亞洲人之亞洲』的口號上面。亞洲對於俄國人的價值，是够不上考慮的；我們絕對否認赤俄具有任何經濟及政治文化，或者對於這種文化有過任何貢獻。如果世界的三大構成要素是歐羅巴、亞細亞和阿美利加，那麼俄羅斯根本是虛無漂渺，絕無實體可言。世間有些人談到西伯利亞的獨立，還有些人在夢寐中幻想着遠東三個地域的獨立。其實無論是西伯利亞，還是這三個地域，因爲人口的稀少和地理的不便，獨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當日本和全亞洲都在閉關自守的時代，當光明是從西方射過來的時代，亞洲或者需要得着俄國人，但是現在，坎坷不平的窄路已變成柏油鋪成的大道的現在，俄國人簡直是一個空若無物的布囊。沒有創造文化能力和力量的國民，除了潰滅與崩壞之外，是決無前途的。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以東的土地，都是亞洲，都是擴張日本文化的領域。在那亞洲東北角的地帶中，日本的影響必須變成高於一切，而且日本一定要努力至少獲得貝加爾湖以東的土地。這是閃爍在我們日本人眼前的一個口號。我們的對俄政策就表現在那個口號裏面。」

從此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是怎樣製造着反蘇戰爭的輿論。而這種戰爭，只能看爲

完成日本帝國主義整個大亞細亞計劃，也就是日本在太平洋西岸，在中國，在中部亞細亞，乃至在南洋羣島，樹立整然不可分的統治權的一種準備。

但日本並未能完全看清這樣一個戰爭需要多麼大的力量——這在不爲一般讀者看的日本書籍中，也是承認的。

一九三二年六月，日本經濟年報中有一篇文章這樣寫道：

「日本人從來對於戰爭的一般觀念，已經大大地變了。日本資本主義對於真正的戰爭，並沒有經驗，（除了中日與日俄兩次戰爭，而那兩次戰爭在物質的規模上遠不及歐洲大戰。）日本今後的戰爭，決不會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小。」

「新的戰爭武器——飛機、坦克車、毒瓦斯、高射砲、機關槍、遠程野砲、無線電話、鐵甲車等——猛烈地變更了作戰的方法。因爲有機關槍之故，防禦戰已變爲非常『頑強的』戰術了。這在上海戰爭中已經證明了。同時戰爭已能很容易地變爲陣地戰，若要擊破對方的防線，非具備現代的戰爭武器不可，例如飛機、坦克車、毒瓦斯之類。現代戰爭的特徵是：槍砲的消耗很快，子彈的耗

費增加，參加的人員加多，（大量的軍隊和遠在後方的民衆的總動員，）作戰時間也延長了。」

但是把未來的戰爭描寫得和閃電一樣，會迅速完了的作家也是有的，例如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外交時報上登有杉山氏一篇文章說：

「軍事行動可以在一開始時就動員大批的飛行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轟擊敵人的空軍陣地，將它的空軍先行殲滅。不然時先以大批空軍轟炸敵人的所有都市及其他中心地點，使其活動力盡遭毀滅。這種戰略可以完全使敵人的作戰及動員計劃爲之歸於無用，或使其人民的鬥志喪失無餘。」

當然，空襲、化學戰，加以遠程大砲和機械部隊對後方的攻擊，使未來的戰爭更帶有流動性，並且那種轟擊一定比世界大戰時有更大的破壞性。但過去的經驗證明，每種攻擊的方法，都被一種相對的防禦手段所阻撓。因此，現代戰爭的技術，不一定會很迅速的決定勝負；潛在的經濟力量不見得在短時間內就被利用完盡。而同時一個國家可以竭其所有現存的經濟力量和國家機構來應付戰爭的需要。此外，誰也不能預言這種支

撐的時間能延長多久；這也就是說：國家的一般經濟力量，它的經濟和政治的持久能力，國民經濟的戰時運用問題，以及被戰時經濟政治情況所激起的階級衝突等，這一切一切，都不能不加以考慮。

近幾年來，站在領導地位的日本軍閥，也常常討論到這一問題，不僅從全國的經濟準備一點上，並且也從日本社會階級的構成上去討論了。最近日本陸軍省發表的著名的小冊裏寫着下列的話，不是毫無作用的：

「如果只有少數人享受着經濟的富足，特別是享用着不勞而獲的收入，而同時大多數人民却受着飢寒的交迫，以至演成階級的對立，那麼就引起了一種無論自一般國策還是自國防的見地都不可忽視的問題。」

日本軍閥對於這種社會組織上的根本矛盾——這矛盾必因大戰時種種條件而極度的劇烈化——用空洞的議論來掩飾下去，例如那小冊子中所說「回到以道德的原則和含有帝國理想的經濟制度為基礎的一種有機的經濟動力上去」之類的話。從

本書所列舉的材料中，讀者自會看出日本到大戰時所遭逢的問題是些什麼，並且可以判斷到了大戰時日本的羣衆是不是會繼續吞飲着軍閥們的迷魂湯。

如以上所說，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對日本在大戰中的經濟的和社會階級的持久力，決定一個限度。但是，客觀分析事實，自然會得出結論來，這結論也許並不新奇，可是其中的意義到證明後自然會被人了解的。結論是什麼呢？

日本在戰爭中不僅要犧牲千百萬生命，它的全國經濟也必崩潰，絕大多數的人民要變成流亡失所的餓殍，那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它國內階級鬥爭的極端嚴重化。

然而日本縱使把大多數人民驅爲餓殍，也依然不能湊集起大戰所必須的一切資源。最後它不得不變爲外國財政上的俘虜，其結果是喪失國家的獨立。

此外，誰若想在財政上真正接濟日本的軍事冒險，他不久就可以知道那樣做是等於養成自己一個將來的敵人，而且日本所需要的數量遠不是它的能力所能清償的。

目次

譯者序

作者序

緒論 日本侵略的道路

一

一 反蘇聯戰爭是完成日本帝國主義大亞細亞主義的前提……………一

二 帝國主義的日本和蘇聯遠東區的富源……………三

三 促使日本資產階級採取慎重態度的因素……………三

四 日本軍閥對於反蘇戰爭準備速度的見解……………四

五 反蘇戰爭的目標和性質……………五

第一章 日本在一年戰爭中的必需品

一 日本軍隊實力的估計……………七一

二 軍隊的物質需要……………九三

三 戰爭的費用……………一二

四 原料的需要……………一三〇

第二章 日本國民經濟的軍事整備……………一五九

一 有利於日本國民經濟實行軍事準備的因素……………一四一

二 不利於日本國民經濟實行軍事準備的因素……………一六六

三 工業中軍事統制的現狀……………一五九

四 全國總動員的準備……………二〇〇

第三章 日本工業中軍需品的生產能力及主要戰略原料

的保證性

三二七

一 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五年日本工業的擴張

三二六

二 日本工業生產各種武器的能力

三二七

三 日本軍需工業的鋼鐵根據地

三二四

四 日本的燃料和動力的資源

三二六

五 食糧的來源

三二一

六 武器和原料缺乏的總觀

三二九

第四章 日本在未來大戰中經濟的拮据

三三五

一 應付大戰的國內經濟能力

三三五

二 國家財政收支的對比

三三〇

三	以國庫收入資戰的能力	三六三
四	殖民地庫收的動員	三六九
五	滿洲資戰的能力	三七二
六	戰時財政的體系	三七二
七	經濟支持力的最後限度	三八四
八	現金準備問題	三九四
第五章	結論	四〇三